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二百七十四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五

命將　易將

老將

命將

禮記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賜斧鉞然後專殺

史記留侯世家曰黥布反上欲使太子將兵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迺說建成侯曰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侯將皆陛下故等夷迺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

又馮唐曰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内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

又淮隂侯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漢王

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

漢書曰蕭何追韓信還漢王曰以爲大將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軍如名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宜擇日齋戒設壇埸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爲得大將及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後漢書陳龜傳曰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爲相蠻夷不恭拔卒爲將

摯虞新禮曰漢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鈇鉞授於朝堂

新禮遣將御臨軒尚書授節鉞古兵書跪而推轂之義也

崔豹古今注輿服注曰得賜黄鉞則斬持節將

淮南子曰凡國有難君自宫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耳今國有難請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命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授將軍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

軍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已受鈇鉞荅曰國不可從外治也軍不可從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已受制於前矣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顧君無亦垂一言之命於臣也君若不許臣不敢將君若許之辭而行乃爪（鬋爪送終之禮去其手足爪也）設明衣（明衣喪衣也在於闇冥故言明）鑿凶門而出（凶門北出門也將軍之出以喪禮示之以必死也）乘將軍車載旌旗斧鉞其臨敵決戰不顧必死無有二心是故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進不求名退

不避罪唯民是保利合於主上將之道也如此則智者爲之慮勇者爲之鬬氣厲青雲疾如馳騖是兵未交接而敵人恐懼若戰勝敵奔賞吏遷官顧反於國效旗以入乃縞素辟舍請罪於君君曰赦之大勝敵者三年反舍大勝敵者還三年反故舍中勝二年不勝期年兵之所加者必無道之國也故能戰勝而不保取地而不反民不疾疫將不夭死五穀豐風雨時節戰勝於外福生於内是故名不成而後無餘害矣

任彦昇奏彈曹景宗曰昔漢光武命將坐知千里魏武

置法按以從事

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文曰朝爲仇虜夕爲上將

馮衍與田邑書曰今以一節之任建三軍之威豈特寵

其八尺之竹旄牛之尾也

易將

史記曰秦王伐趙趙王使廉頗禦之頗固壁不戰趙王惑

秦之間以趙奢之子代頗趙師大敗

後漢書曰光武遣馮異代鄧禹車駕送之河南賜以乘輿七尺具劒具謂以寳玉裝飾之東觀記作玉具劒

晉書曰石苞爲淮北監軍王琛所奏與吳人交通先時望氣者云東南有大兵起及琛表至帝甚疑之會荆州刺史胡烈表吳人欲大出爲寇苞亦聞吳師將入乃築壘遏之以自固帝聞之謂羊祜曰吳人每來常東西相應豈石苞果有不順乎祜深明之而帝猶疑焉苞子喬爲尚書郎上召之經日不至帝謂爲必叛欲討而隱

其事遂下詔以苞不料賊勢築壘遏水勞擾百姓策免其官遣太尉義陽王望率其大軍徵之以備非常又勑鎮東將軍琅邪王伷自下邳會壽春苞用掾孫鑠計放兵步出住都亭待罪帝聞之意解及苞詣闕以公還第自恥受任無効而無怨色

又曰鎮南將軍杜元凱都督荆州諸軍事襲吴西陵督張政西陵今夷陵郡大破之政吴之名將據要害之地恥無備取敗不以實聞於孫皓元凱欲間吴邊將乃請還其所

獲之衆於皓皓果名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故晉軍將至使將帥移易成傾蕩之勢竟殄滅焉

北史曰後周末隋文帝作相尉遲迥據相州舉兵隋文遣鄖公韋孝寬鄖音云爲東道元帥師次沁水水漲兵未得渡吏李詢上密啟云大將梁士房宇文忻崔宏度等並受尉遲迥餉金軍中騷騷人情大異文帝以爲憂欲代此三人李德林獨進計云公與諸將共是國家貴臣未相伏馭今以挾令之威得使之耳安知後所遣者能

盡腹心前遣之人獨致乖異又取金事虛實難明即令換易彼將懼罪恐逃逸便須禁固然則鄭公以下必有驚疑之意且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毅所以思燕趙奢之子以之敗趙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畧爲諸將舊來所信伏者速至軍所觀其情僞縱有異意必不敢動文帝大悟即令高熲馳驛往爲諸將節度竟成大功

戰國策曰昌國君樂毅爲燕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

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唯莒即墨二城未下而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刧代之樂毅奔趙

老將

史記曰秦始皇問李信曰吾欲攻荆用幾何人而足信曰不過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斷壯勇其言是也王翦謝罪歸老於頻陽李信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

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得頓舍大破李信軍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謝翦曰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將軍獨忍棄寡人乎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巳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巳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六十萬人始皇自送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翦曰爲大王將有功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向臣臣

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耳始皇大笑或曰將軍乞貸亦已甚矣翦曰今空秦國甲士專委我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固令秦王坐而疑我耶翦更代信擊荆大破荆軍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為郡縣

漢書曰西羌反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老臣耳上遣馬問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隃度隃遥也三輔言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然羌戎小

夷逆天背叛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臣勿以爲憂上笑

曰諸充國日饗軍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

得生口言羌豪相責曰語汝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

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欲一鬬而死可得耶

又曰元狩四年大將軍大擊匈奴李廣數自請行上以

老不許良久乃許之大將軍陰受上旨以廣數奇也不偶

無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徙廣廣或失道大將軍使長

史持醇醪遺廣因問失道狀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

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迴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終不能復對刀筆吏遂引刀自剄而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皆為垂泣

東觀漢記曰馬援字文淵建武二十四年威武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没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

用援

宋書曰沈慶之討竟陵王誕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曰沈公君白首之年何爲來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使僕來耳

梁書曰王神念少善騎射及老不衰嘗於武帝前手執二刀楯左右交度馳馬往來冠絶羣伍

後魏書曰中山王英之征義陽傅永爲寧朔將軍統軍當長圍遏其南門蕭衍將馬仙琕連營稍進規解城圍

永謂英曰凶豎馳突意在決戰雅山形要宜早據之英泥吟未決永曰機者如神難遇易失今日不去明日必爲賊有雖悔無及分英兵夜築城於山下遣統軍張懐等列陣於山下以防之至晚仙琕果至懐等戰敗築城者悉皆奔退仙琕乘勝直趨長圍義陽城人復出挑戰永乃分兵付長史賈思祖令守營壘自將馬步千人南逆仙琕擐甲揮戈單騎先入惟有軍主蔡三虎副之餘人無有及者突陣横過賊射永通其左股永拔箭復入

大破之斬仙理子仙理燒營席捲而遁英於陣謂永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微國家一帥奈何使虜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而反時年七十有餘矣三軍莫不壯之

又曰畢衆敬爵爲東平公善自奉養食膳豐華必致他方遠味年已七十鬢髮皓白而氣力未衰據鞍馳騁有若少壯篤於姻類深有國士之風太和中高祖賓禮舊老衆敬咸陽公高允引至方山雖文武奢儉好尚不同

然與允甚相愛敬接膝談欵有若平生後以篤老乞還桑梓朝廷許之衆敬臨還獻珍珠璫四具銀裝鈒一口刺虎矛一枚

後周書曰梁臺不過識千餘字口占書啓詞意可觀年過六十猶能被甲跨馬足不躡鐙馳射弋獵矢不虛發

隋書曰開皇初突厥寇邊燕薊多被其患總管六州五十鎮諸軍事周摇修障塞謹斥候邊民以安後六載徙爲壽州初自以年老乞骸骨上名之既至上勞之曰公

積行累仁歷仕三代克終富貴保兹遐壽良足善也賜坐

褥歸於第歲餘終於家

又曰賀若誼爲涇州刺史時突厥屢爲邊患朝廷以誼

素有威名拜靈州刺史進位柱國誼時年老而筋力不

衰猶能重鎧上馬爲北夷所憚數載上表乞骸骨優詔

許之誼家富於財郊外搆一别廬多植果木每邀賓客

列女樂遊集其間卒於家

太平御覽卷二百七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二百七十五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六

良將上

良將上

論語曰孟之反不伐孔注曰不伐者不自伐其功也

孝經左契曰將軍頤虎銜珠大夫正海出魚

抱朴子曰良將剛則法天可望而不可干柔則象淵可觀而不可入去如收電可見而不可得留如山岳可瞻而不可量

唐子西曰良將如泉如山不知其歡戚也

史記曰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起起娶齊女爲妻而疑之起遂殺妻明不爲齊也魯卒以爲將大破齊後之魏

又曰陳勝之反秦使王離擊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

王齕秦之名將也

又曰魏文侯問吳起何如人李克曰其用兵司馬穰苴勿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

漢書杜業曰竊見朱博忠信勇猛材畧不世出誠國家雄俊之寶臣也宜徵博左右以鎮天下此人在朝則陛下可高卧矣

又谷永傳曰平阿侯譚位特進領城門兵永聞與譚書曰君侯躬周召之德執管晏之操敬賢下士樂善不倦

宜在上將久矣屬聞以特進領城門兵屬之欲反愚竊不爲君侯喜宜深辭職自陳淺薄不足以固城門守收大伯之讓保謙謙之路闔門高枕爲智者譚得書大感遂辭讓不受領城門職

又曰霍去病爲驃騎將軍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上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

又曰李廣爲右北平匈奴號曰漢飛將軍廣歷七郡太

守前後三十餘年得賞賜輙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不言生産事

又曰李廣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

又曰劇孟洛陽人也以任俠顯吳楚反時條侯爲大尉乘傳東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也天下騷動大將得之若一敵國

又曰沛公入咸陽諸將皆爭赴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先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戸口多少强弱處民所疾苦者以得圖書故也

後漢書景丹傳曰景將軍北州大將是其人也

又馬武傳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爲佐命亦各智能之士也

又漢賈復傳曰世祖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别將者

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

又曰馮異大破赤眉於崤璽書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者也

又曰耿秉能説司馬兵法尤能將帥之畧

又曰馮異字公孫爲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東觀漢記續漢書云異勑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相逢引車避之由是無爭道交鬭者進止皆有表識言其進退有常處也軍中號爲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光

武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隸屬也袁山松書曰先時諸將同營吏卒多犯法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

又鄧禹傳云赤眉遂入長安是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滅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尅而師行有紀綱紀也言有條貫而不殘暴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住節住或作拄以勞來之父老童稚垂髮戴白垂髮童幼戴白父老滿其車下莫不感悅由是名震關西帝嘉之

又曰竇融以兄弟並受爵位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報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韓信亡蕭何自追之人曰丞相何亡高祖聞之如失左右手見前書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人莫善離部曲

又曰諸將每論功自伐賈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

又曰陳蕃楊秉處稱賢宰皇甫張段出號名將

又曰馮緄字鴻卿巴郡宕渠人也長沙蠻寇盖揚荆南

皆没於是拜緄爲車騎將軍由長沙進擊武陵蠻溪荆州平定詔賜錢一億固讓不受振旅還師推功於從事中郎
東觀漢記曰上自征隗囂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未決會召援援因說隗囂將帥土崩之勢兵進必破之狀於上前聚米爲山指畫形勢
又曰吳漢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辦嚴之日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

又曰漢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上時令人視吳公何爲還言曰方修攻具上曰吳公隱若一敵國矣

魏志曰諸葛亮軍出斜谷至武功司馬宣王禦之亮挑戰宣王不出亮遺之婦人巾幗宣王怒表請決戰天子不許遣辛毗仗節立於軍門以制之會亮病卒歸宣王不敢追之而退百姓爲之語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宣王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宣王案行亮營壘處曰天下奇才也

又曰李典字曼成好學問貴儒不與諸將爭功敬賢士大夫若不及

又任城王傳曰太祖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至彰曰好爲將

又曰劉曄謂太祖曰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爲相關張諸人勇冠三軍而爲將蜀人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

又曰賈逵字梁道河東人自爲兒童戲弄常設部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爲將遂口授兵法數萬言

蜀志曰鄧芝爲大將二十餘年賞罰明善恤卒伍身之衣食資仰於官然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饑寒死之日家無餘財

又曰關雲長亡命奔涿先主於鄉里合徒衆而雲長與張飛爲之禦侮

晉書曰應詹遷南平太守鎮南將軍山簡復假詹督五郡軍事蜀賊杜疇作亂金寶溢目詹一無所取惟收圖書莫不歎之

又曰周訪威風既著遠近悅服智勇過人爲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伐或問訪曰人有小善鮮不自稱卿功勲如此初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

又曰蘇峻平論功顧衆推功於蔡謨謨以衆唱謀非巳之力俱表相讓論者美之

又曰苻堅衆號百萬次於淝水謝玄入問計謝安無懼色方與玄圍棊遊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

等破堅驛書至謝安對客圍棊看書便擲放床上了無喜色客問徐答小兒輩破賊既罷還内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也

又曰帝謂紀瞻曰卿雖疾病爲朕卧護六軍所益多矣

又羊祜傳曰吳人寇弋陽江夏畧戶口詔遣侍臣移書詰祜不追討之意並欲移州復舊之宜祜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去亦已經日矣步軍方徃安能救之哉勞師以免責恐非事宜也昔魏武帝署都督皆與州

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疆場之間一彼一此偵守而已古之善教也若輙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所宜據者使者不能詰

又曰羊祜入朝武帝遣中書令張華問其籌策祜曰今主上有禪代之美而功德未著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而尅混一六合以興文教則主齊堯舜臣同稷契為百代之盛若孫皓不幸而殁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越也將為患乎華深讚成其計祜謂華曰成

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臥護諸將祜曰取吴不必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所不敢居事當有所付受願審擇其人疾漸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

又曰毛穆之鎮廣陵遷右將軍宣城内史假節鎮姑熟穆之以爲戍在近畿無復軍警不宜加節上疏辭讓許之

又曰朱伺字仲文安陸人少爲吴牙門將陶丹給使吴平徙江夏伺有武勇訥言不知書爲郡將督見鄉里士

大夫揖稱名而已及爲將遂以謙恭稱

又曰鄧遐字應遠勇力絶人氣蓋當時人方擬之樊噲桓温以爲叅軍數從温征伐歷冠軍將軍數郡太守號爲名將襄陽城北池有蛟常爲人害遐拔劒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劒截蛟數段而出

又曰劉牢之面紫赤色赤目驚人而沉毅多計畫

干寶晉紀曰文淑字次騫小名鴦有武力籌策楊休胡烈爲虜所害武帝西憂遣淑出征所向摧靡秦凉遂平

名震天下爲東夷校尉姿器膂力萬人之雄
慕容盛載紀曰尚書左僕射領中軍熙從征句驪契丹皆勇冠諸將
又曰皇甫真字楚季弱冠以高才隨慕容評攻鄴都珍貨充溢真一無所取唯存恤人物收圖籍而已
二石僞事曰郭權降石虎虎問權曰卿若得吾者當殺不權曰若登時得至尊必殺不疑也虎曰卿健將也因與共言事

崔鴻前燕録曰張蛙本姓弓上黨人也膂力過人能曳牛走堅甚寵之常侍左右終爲名將所在有殊功世稱鄧羌張蛙皆萬人敵也

宋書曰姚泓屯軍長城下王鎮惡撫慰士卒乃以身先士衆騰躍爭先泓衆一時奔潰泓妻生歸高祖高祖至軍鎮惡於灞上奉迎高祖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眞卿也鎮惡再拜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焉高祖笑曰卿欲學馮異耶

又曰桓玄云劉毅勇冠三軍當今實爲無敵

又曰劉順憧主樊僧愛勇冠三軍軍中皆懼

齊書曰曹景宗建武四年随太尉陳顯達北圍馬圈以奇兵二千破魏援中山王英四萬人及克馬圈顯達論功以景宗爲後景宗退無怨言

又曰垣崇祖初見高帝便自比韓白唯上獨許之及破魏軍啓至上謂朝臣曰崇祖恒自擬韓白今其人也進爲都督

梁書曰馮道根每征伐終不言功其部曲或怨非之道根喻曰明主自監功之多少吾將何事武帝嘗指道根示尚書令沈約美其口不論勳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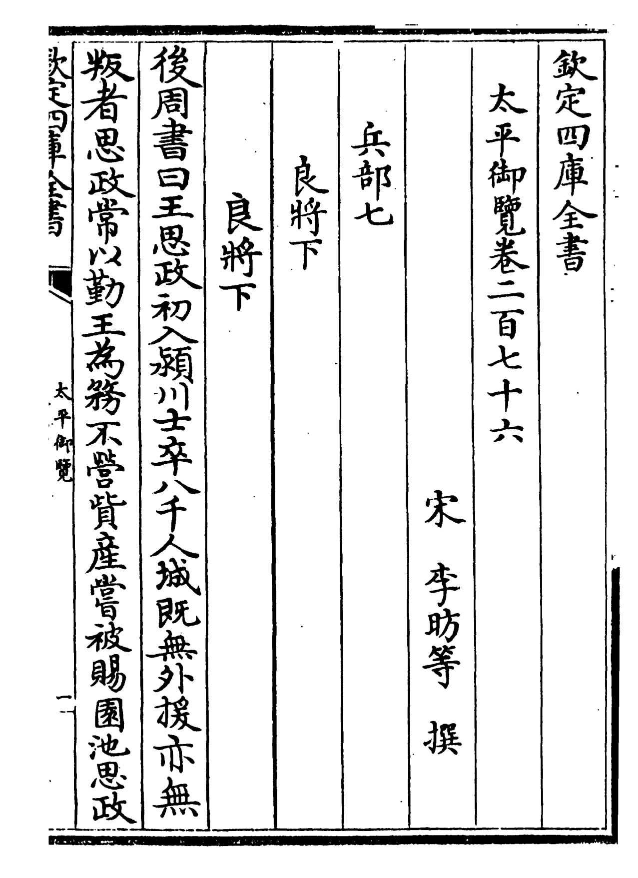
梁後畧曰陸納分其衆輕舸掩襲巴陵晨至城下驃騎始命諸將會議乃出自壘門坐胡牀以望之賊乘水來攻矢下如雨人情騷擾莫不震懼而驃騎方食甘蔗曾無遽色

又曰齊遣其將竇泰趨潼關太祖將襲泰衆咸難之太祖問策於宇文深深對曰竇氏歡之驍將也歡每仗之以爲禦侮

北齊書曰劉豐本出河間樂城豐有雄姿壯氣果毅絶人有口辯好說兵事

又曰辛術字懷哲隴西狄道人也清儉寡欲及平楚定淮南凡諸貨物一毫不犯唯收典籍多是晉宋齊梁時佳本鳩集萬有餘卷

太平御覽卷二百七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二百七十六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七

良將下

良將下

後周書曰王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城既無外援亦無叛者思政常以勤王為務不營貲產嘗被賜園池思政

出征後家人種桑果及還見而怒曰匈奴未滅去病辭家大賊未平何事產業命左右拔而去之故身陷之後家無積蓄

又曰元定有勇畧每戰必陷陣然未嘗自言其功太祖深重之諸將亦稱其長者

又曰蔡祐少有大志與鄉人李穆齊名嘗相謂曰大丈夫當建立功名以取富貴安能久處貧賤耶言訖各大笑

又曰王羆為華州刺史時茹茹渡河南寇候騎已至幽

州朝廷慮其深入乃徵兵發士馬屯守京城塹諸街巷以備侵軼右僕射周專達召羆議之羆不應命謂其使曰若茹茹在渭北者王羆率鄉里自破之不煩國家兵馬何為天子城中遂作如此驚動由周家小兒性怯致此羆輕侮權勢守正不阿皆此類也

又曰劉亮本名道德累遷左大都督從擒竇泰復弘農與沙苑之後並力戰有功遷車騎大將軍開府封長廣公亮以勇敢見知為當時名將兼屢陳謀策多合機宜

太祖謂之曰卿文武兼資即孤之孔明也乃賜名亮賜姓侯莫陳氏出為東雍州刺史卒喪還京師太祖親臨之泣而謂人曰股肱喪矣腹心何寄

又曰王傑本名文達太祖奇其才擢授揚烈將軍羽林監尋加都督太祖嘗謂諸將曰王文達萬人敵也但恐勇決太過耳復潼關破沙苑爭河橋戰邙山皆以勇敢聞親待日隆賞賜加於倫等於是賜姓宇文氏

又曰于謹平江陵還太祖親至其第宴語極歡賞謹奴

婢一千口及寶物并金石絲竹樂一部謹自以久當權
望隆位功名既定願保優閑乃上先所乗駿馬及所著
鎧甲等太祖識其意乃曰今巨猾未平公豈得便爾獨
善遂不受
又曰蔡祐字承先有膂力便騎射從征伐常潰圍陷陣
為士卒先軍還之日諸將爭功祐終無所競太祖每嘆
之嘗謂諸將曰承先口不言勲孤當代其論叙其見知
如此

三國典畧曰周高琳每征戰勇冠諸軍太祖謂之曰公即我之韓白也

又曰胡僧祐為梁名将常以鼓吹置於齋中恒坐對之以自娱玩或諫之曰公名望隆重朝野具瞻此是羽儀可自居外僧祐曰我性愛之恒須見耳

又曰北齊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勑勒部人光禄大夫那瓌之子性敦直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塵識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神武戒文襄曰有讒此人者勿信

之文宣嘗與金宴射親持矟走馬以擬金胸者三金堅不動賜帛千疋因過其宅置酒作樂
北史曰隋文帝嘗從容命高熲與賀若弼言及平陳事熲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闚馬敢與將論功帝大笑時論嘉其有讓
又曰周將王思政久經軍旅每戰唯着破衣弊甲敵人疑非將帥故得免
又曰韓果從平竇泰於潼關周文因其規畫軍以勝返

賞真珠金帶一腰

隋書曰李密父寛驍勇善戰幹略過人自周及隋數經將領至柱國蒲山郡公號為名將

又曰史萬歲少英武善騎射驍捷若飛好讀兵書兼精占候

又曰宇文忻每恭帷幄出入卧内禪代之際忻有力焉後拜右領軍大將軍恩賜彌重忻妙解兵法馭戎齊整當時六軍有一善事雖非忻所建在下輒相謂曰此必

忻法也其見推服如此

又曰薛世雄性廉謹凡所行軍破敵之處秋毫無犯帝由是嘉之帝嘗從容謂羣臣曰我欲舉好人未知諸君識不羣臣咸曰臣等何能測聖心帝曰我欲舉者薛世雄羣臣皆稱善帝復曰世雄廉正有古人之風於是超拜右翊衛將軍

又曰楊玄感欲立名陰求將領謂兵部尚書段文振曰玄感世荷國恩寵踰涯分自非立効邊裔何以塞責若方隅有風塵之警庶得執鞭行陣少展絲髮之功明公

兵革是司敢布心腹文振因言於帝帝嘉之顧謂羣臣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故不虛也於是賚物千段禮遇益隆

又曰突厥入朝上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賀若弼無能當此於是命弼再拜而咒曰若赤誠奉國者當一發破的如其不然發不中也既射一發而中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

唐書曰劉黑闥為竇建德將奇兵東西掩襲多所尅獲

每臨危難而色不變軍中號為神勇

又曰屈突通平薛仁杲之際寶物山積諸將爭取通一無所犯高祖聞之曰通清正奉國著於終始名下定不虛也賜金銀六百兩雜綵千段

又曰右武侯將軍張士貴破反獠而還太宗勞之曰聞公親蒙矢石為士卒先雖古名將無以加也朕嘗聞以身報國者不顧性命嘗聞其語未覩其實於公方見之矣

又曰文德皇后之葬也段志玄與宇文士及分統士馬出宿於章武門太宗夜使宮官至二將軍所宇文士及披戶內使志玄閉門不內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勅志玄曰夜中不辨真偽竟停使者至曉太宗聞而嘆曰此真將軍也周亞夫何以加焉

又曰霍王元範高祖第十四子也母曰張美人元範少善騎射初為吴王時嘗從太宗遊獵遇羣獸命射之矢不虛發獸無遺者太宗撫其背曰汝才藝過人恨今無

所施耳當天下未定我得汝豈不安乎

又曰王君廓統兵經略東都王世充將郭士行許羅漢前後入掠君廓輒擊退之拜右武衛將軍詔勞之曰卿以十三人破賊一萬自古以少擊衆未之前聞非惟驍勇絶人亦足以顯卿忠節也

又曰突厥入寇王君廓邀擊破之俘斬二千餘人獲馬十五疋高祖聞而大悦徵之入朝賜與御馬令殿廷乘之而出又謂侍臣曰吾聞藺相如叱秦王目皆出血君

廓往擊建德將出戰徐勣遏之君廓憤發大呼目及鼻耳一時流血此之壯氣何謝古人不可以常例賞之復賜錦袍金帶還領幽州

又曰高宗時吐蕃陷安西四鎮長壽初蕃軍逼安西府則天令威武軍總管王孝傑將軍阿史那忠節等率師拒之孝傑至安西合戰屢捷大破蕃軍收復龜茲于闐疏勒碎葉等城而還則天大悦謂侍臣曰昔貞觀年中俱統得此蕃城其後西陲不守並陷吐蕃今既復舊邊

境自然無事孝傑建茲功効盡忠欵誠遂能裹足徒行身與士卒齊力如此忠懇深足可嘉遷左衛大將軍

又曰薛仁貴擊九姓突厥於天山軍將發高宗出甲令仁貴射之射穿九重九姓衆十餘萬令驍健十人逆來挑戰仁貴發三箭中三人其餘下馬請降並坑之更就磧北安撫餘衆而還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將士長歌入漢關

又曰劉仁軌顯慶四年出為青州刺史五年大軍征遼

令仁軌監統水軍以後期免特令以白衣随軍自效尋檢校帶方州刺史兼熊健道行軍長史乃別領水軍二萬襲破倭賊萬餘於白波敵獲船艦四百餘艘倭及躭羅等國皆遣使詣仁軌請降初仁軌將發帶方州謂人曰天將富貴此翁耳乃於州司請歷日一卷并七廟諱人怪其故答曰擬削平遼海頒示國家正朔使邊俗遵奉焉至是果以軍功顯正除帶方州刺史

又曰郭元振為安西大都護時安西突厥首領烏質勒

部落強盛款塞通和元振就其牙帳計會軍事時天大雪元振立於帳前與烏質勒言議須臾雪深風冷元振未嘗移足烏質勒年老不勝寒苦會罷而死

又曰李晟臨洮人也祖思恭父欽代居隴右嘗為裨將晟數歲而孤事母以孝聞少雄烈有材力善騎射年十八從軍身長六尺勇敢絶倫時河西節度使王忠嗣擊吐蕃有驍將乗城拒闘頗多殺士卒忠嗣募軍中能射者射之晟乃引弓一發而斃三軍大呼忠嗣厚賞之因

撫其背曰此萬人之敵也

又曰貞元五年九月馬燧與太尉晟召見於延英殿上喜其有大勲力皆圖形於凌煙閣列於元臣之次九年十月召見延英殿因拜手仆於地上親起之

又曰王栖耀性謹厚善騎射始起兵涉寇境太深遇遊騎四合百步内立表俾之環視發必破的敵相顧恐懼徐而解去嘗獵會稽山中有逸林白額獸卒起草中應弦而斃在蘇州嘗與文士遊虎丘寺平野霽日先一箭

射空再發貫之江東文士自梁肅已下歌詠焉
又曰李愬既執送吴元濟裴度建彰義軍節擁降卒萬餘人次入馬李愬具櫜鞬候度馬首度將避之愬曰此方不識上下等威之分乆矣請公因以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謁衆聳觀焉明日愬以師還文城栅度乃視節度使觀察及刺史事蔡人大恱
又曰李光顔為河東裨将討李懐光楊惠琳皆有功後隨高崇文平蜀搴旗斬将出入如神由是稍稍知名授

兼御史大夫時兄光進官亦至兼御史大夫軍中號曰大大夫小大夫

國語周語曰名公告單襄公曰吾有三伐勇而有禮反之以仁吾三逐楚君之卒勇也見其君必趨禮也能獲鄭伯而捨之仁也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河上公注云當果敢推讓勿自伐取其美也

六韜曰兵入殷郊見太公曰是吾新君也而商容曰非

也其人虎據而鷹峙威怒自副見利欲發進不顧前后見武王曰是新君也見敵不怒

獻帝春秋曰張遼問吳降人曰紫髯將軍長上短下誰也答曰是孫會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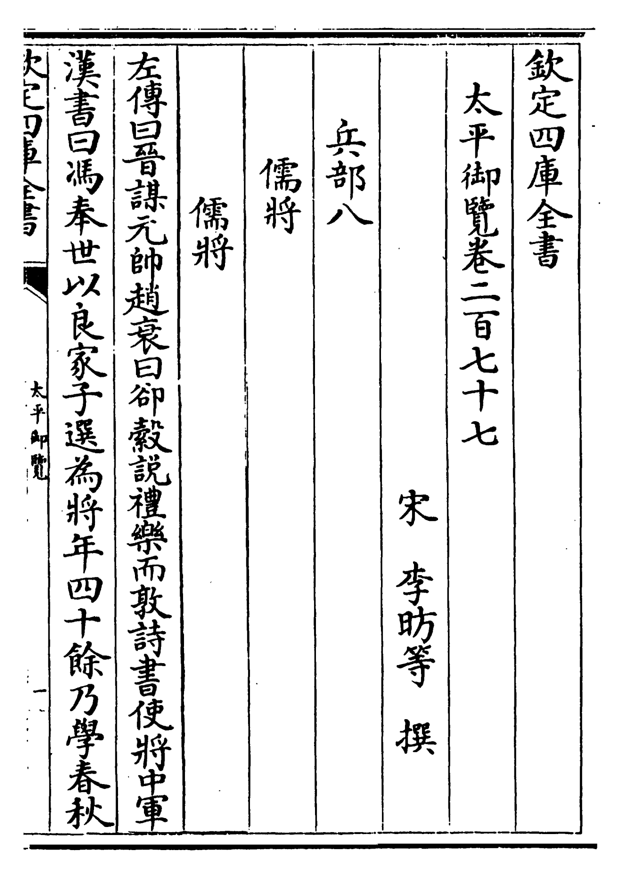
會稽典録曰張立之為人剛毅志意慷慨太祖嘗抑之曰爾不念詩書慕聖道而好乘汗馬擊劒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謂左右曰丈夫當為衛霍將十萬馳沙漠驅遠方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耶

荆州記曰鄧遐襄陽人也勇力絶人歴位冠軍將軍數郡太守號名將

袁子世說曰呂布之破也太祖統衆官軍乗便取軍中物唯所欲衆人皆重載唯袁渙取書數百卷資糧而已衆人聞之大慙

劉向新序曰孫武樂毅之徒皆前世之賢將也久遠深奥其事難知至於吴漢近時人耳起於敗馬立為良將垂名竹帛天下歸徳此可慕也

太平御覽卷二百七十六



太平御覽卷二百七十七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八

儒將

儒將

左傳曰晉謀元帥趙衰曰郤縠說禮樂而敦詩書使將中軍

漢書曰馮奉世以良家子選為將年四十餘乃學春秋

涉大義讀史書

後漢書曰馬援嫺於進退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又善兵策帝常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

又曰祭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雖在軍旅不忘俎豆

又曰賈復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李生李生奇之謂門

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

又曰賈復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與高密侯鄧禹並剽甲兵敦儒術廣雅曰剽削也謂除甲兵東觀漢記曰賈復闔門養威重受易經知大義帝深然之遂罷左右將軍復以侯就第加位特進

吴書曰魯肅為人方嚴寡于緣飾内外節儉不務俗好治軍整頓禁令必行雖在軍中手不釋書又善談論能屬文辭思弘遠有過人之明周瑜之後肅為之冠也

晉書曰杜預身不跨馬手不穿札而每在大事輒居將

帥之列

又曰劉毅征盧循敗歸帝大宴于西池有詔賦詩毅詩云六國多雄士正始出風流毅自以武功不競故示文雅有餘也

又載記曰石勒雅好文學雖軍旅中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朝賢儒士聽者莫不美焉甞使人讀漢史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宋書曰沈慶之嘗對上為詩令僕射顔師伯執筆慶之口占曰微生值多幸得逢時運昌老朽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代何愧張子房並歎其辭意之美

梁書曰曹景宗大破魏軍振旅凱入帝于華光宴飲因令左僕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帝曰卿技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時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韻已盡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須而成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

路人何如霍去病帝忻然不已約及朝賢驚嗟竟日詔令上史

北史曰周文帝宴羣公卿士仍賦詩言高琳詩末章云寄言竇車騎為謝霍將軍何以報天子沙漠靜妖氛帝大悦曰獫狁陸梁未時欵塞卿言有驗國之福也

後魏書曰常彧為東豫州刺史以蠻俗荒梗不識禮儀乃表立大學選諸郡生徒於州捦校又于城北置崇武館以習武馬境內清肅還遷大將軍

又曰征虜將軍劉藻涉獵羣籍美談笑善與人交飲酒至一石不亂

後周書曰宇文顯和性矜嚴頗涉經史膂力絶人彎弓數百斤能左右馳射

又曰賀拔勝長於喪亂之中尤工武藝走馬射飛鳥十中其五六太祖每云諸將對敵神色皆動唯賀拔公臨陣如平常真大勇也自居任始愛墳籍乃招引文儒討論義理性又通率重義輕財身死之日唯隨兵仗及書

千餘卷

隋書曰高祖有平南之志訪可任者高熲曰朝臣之内文武才幹無出賀若弼者高祖曰得之矣於是拜弼為吴郡總管委以平陳之事弼欣然以為已任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為重鎮弼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獻取陳十策上稱善賜以寳

刀

周羅睺初仕陳為太子左衛率信任逾重時叅宴席陳

主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為後也都官尚書孔範對曰周羅睺執筆製詩還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自是益見親禮

又曰于仲文討高麗大破之至鴨緑水高麗將乙支文德詐降來入其營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者必擒之至是文德來仲文將執之時尚書左丞劉士龍為慰撫使固止之仲文遂捨文德尋悔遣人紿文德曰更有言議可復來也文德不從遂濟仲文選騎渡水追之每戰

破敵文德遺仲文詩曰神策究天文妙算窮地理戰勝功既髙知足願云止仲文答書諭之文德燒柵而遁

唐書曰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温傅叛單于管内之二十四府皆叛應之單于都護蕭嗣業率兵討之突厥分兵掠其糧車兵多餓死由是大敗朝廷憂之遣禮部尚書裴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率諸軍三十萬進討行儉至朔州知賊掠嗣業糧運得勝乃詐為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持陌刀勁弩又以羸兵數百援之兼

伏精兵以待之敵見糧車果大至羸兵纜鬬棄車而走賊驅車就泉水解鞍牧馬方擬取糧車車中壯士齊發敵衆大驚奔潰伏兵俱發敵騎擒戮殆盡自是續遣糧車敵望之不敢近既而諸道進兵屢捷行儉終擒温傅再平突厥

又曰婁師德弱冠進士擢第累補監察御史於時吐蕃方犯塞有詔募勇士以討之師德抗表應募請為猛士擊賊高宗大悦特假朝散大夫從軍西討頻立戰功天

授初遷金吾將軍豐州都督則天勞書勞之曰卿受委北陲總司軍任往還靈夏校檢屯田收率既多京坻遽積不煩和糴之費無復轉輸之勞兩軍鎮兵咸得支給覽以嘉尚欣悅良深召為夏官侍郎俄拜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又曰婁師德頗有學術器量寬厚喜怒不形於色自專綜邊任三十餘年恭勤接下孜孜不怠當危亂之際族滅者相繼師德出將入相能以功名始終識者多之

又曰永徽中薛仁貴平百濟高宗令別將攝帶方州刺史劉仁軌留兵鎮守詔仁貴班師還高宗勞問之曰卿在海東前後奏請皆合事宜而雅有文理卿本武將何得然也對曰非臣所能皆劉仁軌之所為也帝深加歎賞超仁軌六階正授帶方州刺史仁貴初平百濟合境凋殘殭屍相屬仁軌始令收斂骸骨瘞埋弔祭之校計戶口署置官長開通道路整理村落補葺堤堰脩復陂塘勸民耕種賑貸貧乏存問孤老頒宗廟忌諱立皇家

社稷百濟餘衆復安生業仁軌位至中書令

又曰御史大夫唐休璟有文武才幹貞觀元年為隴右使大破吐蕃大將麴莽支於涼州洪源谷凡六戰六捷破敵築京觀而還後吐蕃使來朝嘗因侍宴蕃使屢覘休璟則天問其故對曰往歲洪源戰時此將軍雄猛無比殺臣將士甚衆今願識之則天大加歎異休璟尤練邊事自碣石西踰四鎮綿亘萬里山川要害皆能記之長安中西突厥與諸蕃不和舉兵相持安西道阻表疏

相繼則天召休璟與宰相商度事勢俄頃間草奏便施行後十餘日安西諸州請兵應接一如休璟所畫則天謂之曰恨用卿晚乃遷夏官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仍謂魏元忠曰休璟諳練邊事卿等十不當一也

又曰宰相張説出為幷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天平軍大使開元九年邊敵康大賔據長泉鎮叛與党項連結攻陷蘭池等六胡州詔説與朔方軍大使王晙合勢進討賊攻銀城連谷以據倉糧説統馬步萬人出合河關掩

擊大破之追至駱駝堰敵及党項自相疑貳乃散說招集党項復其居業副使史憲請盡誅党項說曰先王之道推亡固存如盡誅之是逆天道因奏置麟川安置党項餘衆其年說自兵部尚書進同平章事十年又勅說為朔方軍節度大使往巡五城處置兵馬時降敵康願子自立為可汗舉兵掠監牧馬西河涉出塞說勒兵討而擒之以獻徙其家屬於七盤山其黨悉平獲男女三千人於是移河曲六胡州敵兵五萬餘口配之於許汝

唐鄧仙豫等州始空河南朔方地先是縁邊鎮兵常六十萬説以邊寇漸平奏罷二十餘萬勒還農畝𤣥宗頗以為疑説奏曰臣久在疆埸具悉邊事禦敵制勝不在多驅閑冗陛下若以為疑臣請闔門百口保之以陛下之明遠方畏服必不慮減兵而招寇也𤣥宗從之時當番衛士浸以貧弱逃亡畧盡説建策請一切罷之别召募强壯令其宿衛不簡色役優為條例逋逃者必爭來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人分擊諸衛彍騎是

也

又曰吴元濟據蔡州叛王師討伐詔柳公綽以鄂兵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率所赴行營公綽曰朝廷以吾儒生不知兵耶即日上奏願自征行許之公綽自鄂濟湞江直抵安州李聽以廉使之禮事之公綽謂之曰公所以屬鞬負弩豈非為兵事耶若去戎容被公服兩郡守耳何所統攝乎以公名家曉兵若吾不足以指麾則當赴闕不然吾且署職名以兵法從事矣聽曰惟公所命

即署聽為鄂岳都知兵馬使中軍先鋒行營馬步都虞候三牒授之乃選卒六千屬聽戒其部校曰行營之事一決都將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其出權制變為當時所稱入為刑部尚書出授太原尹河東節度使代北有沙陁部落自九姓六州皆畏憚之公綽至鎮召其酋朱耶執宜安置於雲朔塞下治廢柵十一募兵三千令沙陁屯守由是邊患以息

又曰元和十二年憲宗召宰臣議兵曰王師伐蔡首尾

三年雖捷奏頻來寠巢未殄度支供饋其何以濟李逢吉崔羣王涯各有奏對多言罷兵為便唯裴度不言利害議曰臣請自往行營督戰明日延英殿復對宰臣俱退上獨止度謂之曰卿必能為朕行乎度稽首流涕而奏曰臣誓不與此賊俱全上亦為之感動度奏曰賊已力困但諸將心不一故未降耳上深嘉之遂欲加度招討使度奏曰韓弘已為都統臣不欲受招討之名但奉使即得乃下詔以度為彰義軍節度蔡申光觀察等使

仍淮西行營宣慰處置使其年八月一日度發京師仍賜禁軍三百為衛兵憲宗御通化門餞軍度銜涕辭天以郾城為蔡州應度得慰勞之旨躬督戰陣卒以立功即時論賞諸將奮勵無敢退留至十月十一日拔蔡州擒吴元濟仗節而還

又曰元和中以裴度征淮西詔曰輔弼之臣軍國是賴興化致理秉鈞以居取威定功則分閫而出所以同君臣之體一中外之任馬屬者問罪汝南致誅淮右蓋欲

刷其汙俗弔彼頑人雖挈地求生者實繁有徒而嬰城執迷者未剪其類何獸困而猶鬬豈鳥窮之無歸歟由是遥聽鼓鼙更張琴瑟煩我台席董兹戎旃朝議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飛騎尉賜金魚袋裴度為時降生協朕夢卜精辨宣力堅明納忠當軸而才謀老成運籌而智畧有定司其樞務備知四方之事付以兵要必得萬人之心是用禱於上玄揀此吉日帶丞相之印綬所以尊其名賜諸侯之斧鉞所以重其命爾其宣布清

閔恢壯皇猷感勵連營蕩平多壘招懷孤疾字撫夷傷況淮西一軍素効忠節過海赴難史冊書勲建中初攻破襄陽擒滅崇義比者脅於凶逆歸命無由每念前勞常思安撫所以內輟輔臣俾為師率實欲保全慰諭各使得宜汝往欽哉無越我丕訓可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蔡州刺史充彰義軍節度申光蔡觀察等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詔出度以韓弘為淮西行營都統不欲更為招討請祗稱宣慰處置使又以此行既

兼招撫請改翦其類為華其志又以弘巳為都統請改更張琴瑟為近轂樞衡請改煩我台席為授以成算皆從之

唐書曰太尉李光弼御軍嚴峻而有禮士卒愛而憚之貞元中郭子儀會九節度之師不利於相州以光弼代郭子儀為河北副元帥子儀寛恕朔方將士多不奉法時僕固懐恩引回紇内助累立戰功將帥多假借之朝議加賞進懐恩為右廂都知兵馬使光弼出關會諸將

進戰因左廂都知兵馬使張用濟後至斬於纛下懷恩屆期先至莫不惕息光弼在河陽令懷恩攻安太清於懷州官軍頻不利光弼怒將斬之懷恩出奇為地道偷得賊號詐傳號令賊衆大亂遂拔懷州擒太清而還光弼捨之太清妻有美色城破被俘太清向光弼求之即命還太清議者稱自艱難以來唯光弼行軍理戎沉毅有籌畧將帥中第一

又曰鳳翔將野詩良輔涇原將郝玭各以名雄邉上吐

蕃嘗謂漢使曰唐國既與吐蕃和好何妄語也問曰何謂曰若不妄語何因遣野詩良輔作隴州刺史其畏憚如此

太平御覽卷二百七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二百七十八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九

邊將

邊將

史記曰李牧為趙將居鴈門備匃奴日擊牛饗士謹烽火多間諜敢有捕敵者斬王以為怯代之匃奴數來復

使牧將牧曰如前乃敢奉令王許諾數歲終無所得後選百金之士五萬彀弦者十萬大破匈奴

又曰文帝時匈奴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昂帝乃復問馮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亷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能得

盡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邉滅澹林西抑强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㑹趙王遷立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顔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饗賔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敵甞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敵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

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

又曰武帝以李廣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不識故與廣俱嘗屯邊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幕府省約文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

擊刀斗士吏理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敵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敵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廣之畧士卒亦多樂從廣而苦程不識

漢書曰鼂錯上言兵事曰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非隴西之民有勇怯廼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

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

又曰趙充國奏曰從今盡三月敵馬羸瘦必不敢捐妻子于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是臣之愚計所以度敵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也

又曰張安世長子千秋為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程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陣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

後漢書曰竇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

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金印紫綬官屬依司空依准也長史一人千石掾屬二十九令史及御屬三十二人見續漢志以執金吾耿秉為副發北軍五校漢有南北軍每軍中侯一人六百石掌臨五營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漢官儀曰光武中興以幽冀并州兵騎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之又曰扶風郡尉部在雍縣以涼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衛護故俗稱雍營及羌胡兵出塞明年憲與秉各將四千騎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師子師子其名也萬騎出朔方鷄鹿塞南單于屯屠河屯屠河單于名將萬餘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鄧禹少子及緣邊義從羌胡八千騎與左

賢王安國萬騎出稒陽塞稒陽在五原郡稒音固皆會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耿譚將左谷蠡王師子右呼衍王須訾等呼衍其號因以為姓匈奴遺種也今呼延姓是其後須訾名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敵衆崩潰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鞮海匈奴中海名也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槖駝百餘萬頭於是溫犢須日逐溫吾夫渠王抑鞮等八十一部率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憲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

威德令班固作銘

又曰馬援討五溪蠻軍次下雋下雋縣名屬長沙國故城今辰州沅陵縣雋音字兖反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壺頭山名也今在辰州沅陵東武陵記曰此山頭與東海方壺山相似神仙多所遊集故名壺頭山也從充則塗夷而運遠充縣名屬武陵郡充音昌容反帝初以為疑及軍至耿舒欲充道援以為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搤其喉咽搤持也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三月進營壺頭賊乗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疾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

岸為室以避炎氣武陵記曰壺頭山邊有石窟即援所室也室内有蛇如百斛船大云是援之餘靈也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為之流涕

又曰初馬援軍還將至故人多迎勞之平陵人孟冀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衆人邪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户漢書曰平南越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朱崖儋耳九郡今此言七郡則與前書不同也今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何以能長久乎先生奚用相濟冀曰愚

不及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兒女子手中耶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此矣

又曰鄧訓卒官吏人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日數千人戎俗父母死耻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訓任烏桓校尉時吏士也至空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傿歎息曰此義也傿音於建反乃

釋之遂家家為訓立祠每有疾病輒請禱求福

又曰竇固復出玉門擊西域詔耿秉及騎尉劉張皆去符傳以屬固專將兵者並有符傳擬合之取信令去符皆受固之節度也固遂破白山降車師

又曰蔡彤使招呼鮮卑示以財利其大都護偏何鮮卑名遣使奉獻願得歸化慰納賞賜稍復親附其異種滿離高句驪之屬絡繹款塞上貂裘好馬帝輒倍其賞賜其後偏何邑落諸豪並歸義願自効彤曰審欲立功當歸

擊匈奴斬送頭乃信耳偏何等皆仰天指心曰必自効即擊匈奴左伊秩訾部斬首二千餘級持頭詣郡其後歳歳相攻輒送首級

又曰烏桓鮮卑追思祭肜無已每朝賀京師常過塚拜謁仰天號泣乃去遼東吏人為立祠四時奉祭焉

又曰耿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據之七月匈奴復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于城下壅絶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

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笮謂壓笮也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貳師大宛城中名時使李廣利代大宛至貳師城因以為號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敵

又曰光武至薊聞邯鄲兵方到廣武將欲南歸召官屬計議耿弇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寵南陽宛人也上谷太守即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

騎邯鄲不足慮也光武官屬腹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漁陽上谷北接塞垣至彼路窮如入囊也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

又曰耿夔為大將軍左校尉將騎八百出居延塞直奔北單于庭於金微山斬閼氏名王已下五千餘級單于與數騎脫亡盡獲其匈奴珍寶財畜去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

又曰班超在疏勒將還中國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

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為龜兹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闐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寘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兹而與尉頭連兵尉頭國居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南與疏勒接衣服類烏孫也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

又曰段熲破羌窮山深谷之中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騾驢氊裘廬帳什物不可勝數

又曰郭凉字公文氣力壯猛雖武將然通經書多智略尤曉邊事有名北方

又曰張奐前為度遼將軍與段熲爭擊羌不相平及熲為司隸校尉欲逐奐歸燉煌將害之奐憂懼奏記謝熲曰小人不明得過州將千里委命以情相歸

又曰劉焉傳曰拜張魯鎮夷中郎將領漢寧太守通其貢獻

謝承後漢書曰臧旻有幹事才達于從政討賊有功拜

議郎還京師見太尉袁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數旻具答悉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才歎息言雖班作西域傳何以過此

東觀漢記曰黄香為尚書曉習邊事每行軍調度動得事理上知其勤數加賞賜

魏志曰毋丘儉字仲恭有幹策為幽州刺史度遼將軍儉以高句驪數叛帥軍出玄菟討之句驪王宮將步騎三萬逆軍沘上大戰宮連破走遂束馬懸車登九都山

斬獲首虜以千數遣玄菟太守王頎追之過沃沮千餘里至肅慎界刻石記功刊丸都之山銘不耐之城

吳志曰孫歆字公禮為邊將數十年善養士卒得其死力將帥姓名盡具識之所問咸對身長八尺儀貌都雅權悅曰吾久不見公禮不圖進益如此

後魏書曰韋珍高祖初蠻首桓誕歸欵以為東荆州刺史令珍為使與誕招慰諸蠻珍自懸瓠西入三百餘里至桐栢山窮臨淮源宣揚恩澤莫不附降淮源舊有祠

堂蠻俗恒用人祭之珍乃曉告曰天地明靈即是民之父母豈有父母甘子肉味自今已後悉宜以酒脯代用群蠻從約至今行之凡所招降七萬餘户置郡縣而還以奉使稱旨除左將軍樂陵鎮將賜爵覇城子

又曰李崇行梁州刺史時巴兵擾動詔崇以將軍荆州刺史鎮上洛勅發陜秦二州兵送崇至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詔代之自然易帖但須一宣詔旨而已不勞發兵自防懐懼也高祖從之

又曰宇文測行綏州事每歲河氷合後突厥即來冦掠先發嘗預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如舊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候知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冦至界數十里測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走自相蹂踐委棄雜畜及輜重不可勝數測徐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復至測因請置戍兵以備之

隋書曰帝以薛世雄為玉門道行軍大將軍與突厥啓

民可汗連兵擊伊吾師次玉門啟民可汗背約兵不至世雄孤軍度磧伊吾初謂隋軍不能至皆不設備及聞世雄度磧大懼請降詣軍門上牛酒世雄遂於漢舊伊吾城東築城號新伊吾因留銀青光祿大夫王威以甲卒千餘人戍之而還天子大悅進位正議大夫賜物二千段

唐書曰馬總爲安南郡都護本管經略使總敦儒學長於政術在南海累年清廉不撓夷獠便之於漢所立銅

柱之處以銅一千五百斤特鑄二柱刻書唐德以繼伏波之跡

又曰范希朝鎮振武蕃落之俗有長帥至必効奇駞名馬雖廉者猶曰當從之致其歡希朝一無所受積十四年皆保塞而不踰垣

又曰柳公綽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是歲北邊遣梅祿將軍李暢以馬萬匹來市託云入貢所經州府守帥假之禮分嚴其兵備留館則戒卒於外

懼其襲奪太原故事出兵逆之暢及界上公綽使牙將祖孝恭單馬勞問待以脩好之意暢感義出涕徐驅道中不妄馳獵及至闢牙門令譯引謁宴以常禮及市馬而還不敢侵犯陘北有沙陁部落自九姓六州皆畏避之公綽至鎮召其酋朱耶執宜直抵雲朔塞下治廢柵十一所募兵三千付之留屯塞上以禦匈奴其妻母來太原者請梁國夫人以酒食問遺之沙陁感之深得其効

梁吴均邊城將詩曰僕本邊城將馳射靈關下箭銜鴈門石氣振武安瓦玉標丹霞斂金絡豔光馬高旗入漢飛長鞭歷地寫

太平御覽卷二百七十八